

拉你下水

沈化方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拉你下水

沈化方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你下水/沈化方著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11

ISBN 7-80092-903-5

I. 拉…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835 号

责任编辑: 赵 四

装帧设计: 安国声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铁路局锦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12 千字 印数: 3000 册

版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2-903-5/I·64

定价: 18.00 元

摄制组一直很认真地等夏进入状况。因为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戏，你想导演把风流倜傥的爱新觉罗找来，就是想让这场戏出彩儿。十几亿观众就等着夏激情地脱去衣衫，在有滋有味的迪吧洗手间里与一流的偶像派明星做爱。

“那感觉！”导演说戏的时候，只有商量没在场。在场的人都被导演身临其境的描述所感动。下边都有点湿了。可导演说完，惟有夏就是入不了戏。大家一致认为导演有病，干嘛非要在洗手间里做？现在中国的卫生条件跟国外的差很多。摄影高人指点道：“这你就不明白了，你想呀？导演肯定有道理。”

可夏就是不能入戏，大家都着急。

夏渐渐地从吴宇森式的长镜头，从嘈杂的音乐声中走来，背景是一片群魔乱舞，很夸张的那种，夏喝得有点发晕，双颊

在现代灯光下显得有点像潘金莲挑逗武松时的神韵，她正在往洗手间里走，这时，爱新觉罗很英俊地出现在洗手间的门边，一把将夏拉进洗手间。洗手间的灯光正好是那种类似卧室的情调，嘈杂被爱新觉罗用屁股一拱的门关在了外面。爱新觉罗的呼吸声直指人心，夏被推到墙壁上，爱新觉罗的头抵住夏波涛汹涌的胸……

“停！”夏突然尖叫了一声，大家全都打了一个冷颤。回头来看导演，心想没戏了，导演还没喊你喊哪班子停？

“真受不了！他要来真的。”夏有点哭笑不得。她说：“能不能换个像葛优、张艺谋那样丑点的？”

摄影高人叨咕道：“要是轮到他们，我们的饭碗不就砸了？这是要得外国人奖的片子。”

“我有那么骚么？骂人都会骂！”夏实在忍不住了。

导演刚要说话，商量远远地走来了。导演不悦的表情一下子被满脸的微笑淹没下去。商量眼睛看着夏，口里问进度怎么样，大家知道是在问导演就没吭声。导演说快了，就要出彩儿了！

于是，商量让大家收工。大家就开始认真地收工。夏对商量说咱们走吧，春子还在等我呢！

春子刚来到这被称为鬼城的城市，就被这座城市迷住了。鬼城依山傍海，道路四肢一样发达，通讯早已不是戴一拉得人身份的象征，甚至已蜘蛛网似的织到了鬼城拾易拉罐人的掌中。东边的入口与西边的出口，日出日落似的骆驿不绝地给鬼城以阳光。靠南边的海风就从来没有忘记裹着些沙子与尘土吹向最北边的墓地。

反正春子也说不出什么感觉。放下行李，就不想再走了。

春子想起对女友秋果说的话，如果找到埋自己的地方首先会通知她。

春子被鬼城吓住了。这就是魂牵梦绕的埋她的地方。

面对鬼城，春子临来时的准备显然有些匆忙和简单。春子自己也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春子找到秋果的电话急匆匆地告诉秋果。秋果在电话那头一脸的困惑，一直在说：“见鬼！”

春子问秋果：“怎么了？”秋果说：“没什么，真为你高兴，对了，先别猴急的就埋了，先找地方住下。你一定要见到西周，否则就白埋了。”春子说：“谁说就要埋了，我是先把地方选了。不然死了随便被人送到八宝山或后屯的，大家往一块挤，结果还不是自己理想的地方，多没劲！我得先定下来。”秋果说：“那我就放心了。但你还得先找夏，夏会帮你。”

秋果不只一次讲述西周的故事给春子听，春子听秋果的每一次叙述都有新的细节，春子开始怀疑秋果记忆的真实性或是叙述的真实性。

夏接到春子的电话是在拍洗手间里做爱的那场戏之前几分钟。春子说：“我看过你的片子，真的不错，可惜了，浪费了不少钱没找到好导演，不然没准儿一下子就红透了。”

春子看不见夏的表情，但能体会到夏的心情。春子接着絮絮叨叨的又说了些什么，夏根本没听进去。夏说：“定个地方，见面再谈吧。秋果已来过电话讲过你的事情，我也真的想见见你。”春子说：“好吧。”

夏回到拍摄现场，满脑子是春子的嘴唇。没纹唇线，淡淡的紫红，上边有一层湿润的光泽，性感而生动。这时爱新觉罗的头一下子抵到自己的胸上，夏一下子吓坏了，春子的唇，湿湿地顺着自己深得能埋人的乳沟往下舔。夏的脸腾地一下火辣

辣的。夏真的有点挺不住了，一把推开爱新觉罗！爱新觉罗莫名其妙地抬起头，太近的灯光烤得他额头上沁出汗来，夏直到看清自己的胸上是爱新觉罗的汗而非是春子的唇才松了口气。爱新觉罗小声说：“别太认真了。”夏没有理会，夏有点想吐。

商量把夏让进车，随后将自己大亨似的身子也埋在座里，一摆手让司机开车。商量边点烟边问夏要见谁？

“春子。”夏回答，“要找西周的那个春子。”

“找西周？”商量愣了一下，但很快就被用深吸一口烟的方式镇压了下去：“是个漂亮女孩儿，我想起来了。”

“是个不仅仅用漂亮就能形容的女孩儿。”

“不会是美人计吧？”商量东拉西扯。

“想得倒美！”夏嗔怪了一句，“对了，你总说可以见到西周，可要等到什么时候？”

商量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不为什么，西周不想见人。”

“毛病。”夏漫不经心地在小化妆镜里看了一眼商量。

车顺着新建的鬼城第三座桥——板桥，向前飞驰。桥上的灯麦子似地亮着，天空黑得饥饿似的。夏说饿了，商量说英雄所见略同。

春子已经找到了和夏约定的酒店。春子看外观以为是星级酒店，可进去之后才发现或者断定鬼城根本就没什么星级酒店。但春子并没有太伤心，她知道那需要过程。

秋果那次网上找到过有关鬼城的一点资料，说的尽是一些工农业总产值什么的，对了还有一座新建的板桥。春子这时并不知道夏和商量正从她知道一点的桥上经过，只知道夏从戏里走出来正沿着时间的正轴向她走来，根本没想到还有一个男人也

正向她走来。

春子不经意来到了鬼城，而鬼城一点感觉都没有。仍然像往常一样，太阳从板桥西边落下疲惫，从东边升起新的开始。鬼城人依然做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事，哪怕是无比高尚和无比卑劣。

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春子来了。

商量觉得自己很卑微，并不是别的，自从认识夏以来，这种心理就越来越强烈。商量并不是想得到夏，以至于商量一想这个问题就更觉得自己像流氓。每当如此，商量尽可能想象流氓的感觉，可能更痛快些。

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商量这样想。

夏还是地上来的？商量这样问自己，商量觉得自己有点要越过正常人。所以商量用左手拉住思想的缰绳，也就是说，下意识地用左手拉了一下裤带，仿佛真的摸到了缰绳。

这时，夏与商量的车停住了，商量的思想也停住了。谁也不知道夏这时在想什么。夏和商量顺着侍应生的指引向春子走去。

春子坐在紫红相间的小方格台布掩着的桌子边，透过半明的灯光看见两个人走进来。

春子看见了夏。

夏的曲线，装满了灵性。春子看见了夏，这绝不是第一次。春子似乎想起了什么！

春子仿佛看到了一切。春子突然的从桌子的那一头转过身子走开了。

从夏与商量的这边看去隔着半透的光，春子只留个模糊的背影。

侍应生指引夏与商量来到桌边，同样发现春子不见了。

春子没有回头，逃出了酒店。

这时的鬼城一片模糊，正好掩藏春子的身影。

侍应生追出酒店，面前都是鬼城的黑和鬼城人的身影，根本无法辨认谁是春子。

商量还是有面子的。酒店的经理及大堂小堂经理及领班后厨及改刀及采买及服务员工等都整齐的排到商量面前。

夏咯咯地笑，“这就是你的虾兵蟹将！”

“是。”商量回头小声对夏做了个鬼脸。

然后一本正经。

商量倒是有点庆幸春子给她省下了时间，可以单独和夏在一起。商量心平气和训完话就自己开车送夏回到别墅。

夏非常欣赏商量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几乎要发疯了而他却能心平气和地训话。语气像和蔼可亲的长者，让他的虾兵蟹将们个个几乎要痛哭流涕。然后，个个斗志昂扬发誓即使将鬼城杀光烧光或是宁错杀一万也不错过一个地坚决找到春子。

领班经理向商量请示是否能搞到那个女人的照片。商量讨厌用“女人”两个字形容春子，虽然他不认识春子，商量看一眼夏，夏无可奈何地说：“我让那边传张照片过来。”夏显然没有了力气。

夏就给秋果打电话，说要春子的照片。秋果问要照片干嘛？夏说：“春子不见了。”秋果问：“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夏说：“我们把人弄丢了。”

秋果哭了，哽咽了一会儿说：“春子老远的奔你去了，是你说你在拍什么商量的鬼把戏，商量知道西周的下落，一个没找到，又弄丢了一个，这到底是怎么了？”

夏说你听我说。秋果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我要人！”

夏说：“你冷静点，只是暂时的，商量会想办法的，先传照片过来。”

秋果说：“怕什么来什么！”

夏说：“别这样，又不是生死离别！”

秋果在千里之外看不见鬼城的夜，但她想象得出那个北方的城市正在浮躁中的夜，每个人都在现实的床上对着自己的梦想表着决心，甚至用全部力气对着自己的爱做着爱，而春子她……

想到这些秋果不由的更加寒冷，仿佛自己掉进了鬼城，而并非春子。

夏一脸的忧伤。她想不明白春子为什么会看见自己和商量就躲起来呢？没有理由。商量她并不认识，而自己她也不认识。夏又想起白天的戏，突然想起爱新觉罗抵住自己胸的头，被舔得湿乎乎的胸……夏很害怕。

“你说春子会不会穿越时空？”

“你走火入魔了！”

“但爱新觉罗和我的那场戏，我怎么就觉得是春子在和我做呢？”夏真的困惑了。

商量好像故意地问：“是哪场戏？”

夏叹了口气：“你快想想办法，找到春子！”

车停了，夏的别墅到了。夏走下车，用指纹开了大门。然后转身对商量说：“快回去想办法，不然我会无法安宁。”

商量在车里搓了一下手，说：“先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其实他还想说：“要不我陪你吧！”但还是咽了下去。看着夏走向深深的别墅。

夏知道商量的目光一直灼在自己的背上，她隐约地感到他的热，像冬天的阳光，既感到温暖舒适，又不至于过热，夏怕

自己的心软就加快了几步。这时，小元曲从里面轻轻地推开门，露出嫩红的脸，一束光穿过长长的欧式过廊射到商量的车上。

小元曲礼貌地打了招呼，夏应了一声。随即不客气地问：“还有吃的吗？”

“有！”小元曲温顺地回答，随后直奔厨房而去。

夏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去摸手机，同时，手机的铃响了。

“是不是请我吃宵夜？”

“见鬼，你吓了我一跳。”夏笑骂道：“还不快上来！”

小元曲将宵夜准备好了，精制的烛灯，几瓣馨香四溢飘散，柔和的光线芳香似的使宵夜变得浪漫。

商量和夏坐下来，开始用餐。小元曲的美食根本诱不起夏此时品尝的兴趣。往常夏总是细细品尝并告诉小元曲，比萨饼有进步，但还是有点像中国人做的。而罗松汤不如从前了……

商量倒是吃得很细腻，但商量的心也没在吃上。他反复想着，又是西餐，又是西餐，就是不如“宫墙柳，红酥手”。商量用过餐之后，小元曲倒茶的时候，商量低头正好看见了小元曲的手，那是一双细嫩的手。他见过几次小元曲，但没今天这样真切看见过她的手。如果形容成花太矫情，说成笋又太硬。他想女人的美是从手开始的。不对，小元曲这种女人的美是从手开始的才正确。

这时传真响了，夏跑过去接。商量想一定是春子的照片，就对小元曲说：“给我端到厅里。”就跟着夏来看传真。

传真嘟嘟地没完没了地醉了似的往外吐纸。上面尽是春子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抬头的低头的背影的……林林总总。

夏一边往下撕一边对商量说：“你看，你看，就是她！”

商量接着撕，“这么多，你的朋友一定有地方报销电话费吧！”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没正经的。”

商量很认真地看着照片上的春子。夏将最后的撕下来，上面有秋果一行字：“只能用西周的消息，才能钓春子出来！我了解她，有消息尽快通知我。”

商量说：“西周她又不认识，怎么这么大的劲？”商量说西周两个字时就是有点特别，但夏没有注意到。

夏喃喃自语：“命中注定吧！”

商量说：“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夏瞪大了眼睛，仿佛能装下商量。

商量说：“现在只有将计就计了！”

二

摄制组改拍墓地那场戏。

这完全是商量的主意。既然是夏的朋友说只有西周能钓出春子，那只好来个将计就计。

墓地那场戏本来是想最后拍的。导演说最少也得准备一个星期，商量说：“不行，最多三天。”导演说：“那就三天吧！拿不了老外的奖可别怨我。”商量说：“你只管拍戏。”导演也就没再吱声。导演不知道这里边还有春子的戏，商量没有告诉导演这是为了找春子。

夏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正夏要从洗手间做爱那

场戏的情绪里出来，改在一场生死离别的地方墓地里做。

有必要交待一下英俊的华人后裔。在国外呆腻了，非要回中国。缘由是一天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东方女性。起来后就跟父母说要回国。父母说：“你要到中国去？”那个英俊的后裔生硬地用汉语说：“不，我要回中国去！”

就这样他来到中国，在寻找东方女性的过程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导演想通过西方性观念与东方性观念等等差异表现东西方文化政治、经济、人文、教育、地理的交融与差异等等。离不开做爱，这是必然。那么墓地这场戏里自然有做爱的内容，但做爱的方式截然不同。

夏看过剧本后，导演说：“你就是那个后裔要找的东方女性，非你演不行。”

夏说：“我绝没有把这片子当通俗，可我真的演惯了俗片子，怕砸了。”

导演说：“商量投这片子也没当回事，倒是我们说由你来演，他才认真的。并且说可以追加投资，商量很有见地，搞哪行都挺好的，这是他头一次涉足影业，绝不能搞亏了。”

“看来，我还挺值钱的。”

夏不知道导演怎么突然变得能说会道的了。原来说戏时是这样的，现在说戏外的事儿跟说戏里的事儿似的。夏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导演说：“还快呢，我已经两三年没戏了，再下去我的才华都就饭吃了。”

“吃了？不也吃你自己肚子里了？”

“别逗了，谁能只吃不拉呀！”

夏和导演就达成了默契。很快摄制组就拉起来了。但夏没把握这回摄制就能拉出屎来。

商量一来就在不远的地方看夏拍戏。有时商量的司机从后

边过来轻声地喊一声商总。商量摆一下手，看夏把最后的细节拍完。那投入的劲儿，仿佛夏演的是有关他自己的一生。

夏第一次见到商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中。

“商总怎么那么忙还来看戏？”

“别叫我总，跟赵本山小品似的，就俗点的叫我商量吧！”

“这戏挺过瘾的！”夏是真心说的。

“是吧？我就说是个好本子嘛！”

“就怕我演不好。”

“太谦虚了，会落后的，中国能请到你的导演只不过三名五位的，这种二三流的电影，只有你肯来才能成为一流的。”

“商……”夏刚想带“总”然后捂嘴笑着说：“别扭，听着特别扭，特像王朔骂人。”

“喂，说真的，信不信由你。”商量停了一下，说：“我这一生，从没捧过几个人。”

“那还是捧过人了？”

“哪里哪里。”商量谦虚地岔过去了。

夏从此知道这回导演红的可能性很大。

商量说要发个讣告，让鬼城人都知道西周去世了。夏一听吓了一跳。这样听起来太离谱了。夏说这会伤害西周的。商量说只有这个办法。跟西周说过了，西周也同意。西周说挺好玩的，葬一把活的，再则也能亲眼看看怎样轰轰烈烈地葬自己的。

夏还是担心，那么西周的亲人朋友怎么想？商量说这你不用担心，西周从千里之外来鬼城，根本就没有朋友，亲人都在遥远的他乡，一个陌生人的死讯不会太惊动鬼城。再想让这个死讯传到遥远的他乡，涉千山万水的到西周亲人的耳朵里简直

太渺茫了。

夏说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妥，总觉得像谋杀似的，有一种罪恶感，一种负疚感。

商量说：“又不是真的，你何必呢？以后你谢他就是了。”

夏说：“我害怕这种做法，有时弄不好就成真的。”

商量说：“你不了解西周，西周真正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

夏此时已满眼是泪。她的心深深的被西周的英雄主义感动了。一个不曾谋面的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了朋友的朋友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那是何等的高尚与崇高。

商量望着泪眼朦胧的夏。他真切地相信夏不是一个演员。她根本不是人们所说的演戏的天才。夏本身就是戏，光芒四射。表演，是多么地俗，多么地拙劣，表演天才更是多么天才地俗，多么天才地拙劣。

商量劝慰夏说，西周如果真的死，我一定给他以国葬的豪华与气派。一定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吊唁，并安排与其亲属一一握手，请总理一级的领导致悼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最少不能少于十五分钟的报道。

夏说：“又下道儿了，没正经的，你看人家不够伤心是吧！”

商量说咱还是赶紧商量正事。

讣告发出去了，很简单的那种。西周，男，X市人。生前系自由撰稿人，剧作家，作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公元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去世，享年等等。

最后唁讯：将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一刻在鬼城后屯举行葬礼望周知。

导演和摄影高人等几个人在后屯采景。虽然是拍墓地葬礼也要拍得很讲究。导演和摄影高人几个人从吉普车上下来，因为没有带机器设备显得格外轻松。

几个人向着后屯放眼望去，几座很好看的山，肩并肩地偎在一起。松柏低头，拾阶一棵高过一棵在通山甬道两旁伫立。满山的风吹草低，碑石林立。几个人看呆了一会儿。回过神的导演说：“爱新觉罗有福呀！找到了这么好的地方。”摄影高人说：“你没看鬼城的墓地公司的广告吧，这叫人生后花园！”

导演说：“不准确，活着叫置业。现在有个提法叫人生第二次置业，是指换大房子。那么它该叫第二人生置业才对。”

摄影说：“太文。”

这时导演发现了那冒着烟的烟囱，一缕缕清烟正散入云中，仿佛一个个灵魂纠缠不清。导演告诉高人，烟囱要给个镜头，高人记了。

送葬的人要从朝阳的路进山。于是导演及几个人顺着路走了一遍，直达山顶。几个人都累得大口喘着粗气，尤其摄影高人最显著。高人突然对导演说：“我看做爱在这好像不行，不如选在前边的猫山，猫山还有名气，那儿发生过一个战役，全世界都知道，不如把做爱的戏放在那拍，然后剪下来接到后屯这边来又不着痕迹。”

导演觉得有道理，有那场震惊中外的解放战争的历史沧桑和惊心动魄做衬景，五十年后革命子孙在和平下爱得死去活来，既合情合理，份量又有了。行，就这么定了！

高人为自己得到导演的赞同而拍墓碑高呼万岁。可转念又问：“商量同意吗？”导演说：“你怎么这么罗嗦，不能凡事一口气说完吗？拍戏是咱们自己的事。”

拍摄当天，天公作美，下起了的小雨，真有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感觉。雨雾在城市制造了坏心情。鬼城人在骂鬼天气。北方的城市有这样的天气也真是少见。出租车司机乐得合不拢嘴上的喜悦，坐车的当然不情愿地支付了雨雾的代价。最高兴的还是摄制组，都说“老天有眼”。

这是四月的北方，夏穿着很薄的纱。在雨雾濛濛的进山甬道上痴痴地向前走，目光凝滞。雨雾一会儿将夏的衣衫浸透，薄薄的纱开始还是白的，刺目，渐渐的紧紧地贴到夏肌肤上，夏的肌肤透过纱，夏痴痴地往台阶上走。雨雾在夏的肌肤上凝成晶莹的水珠，水珠在颤抖中向下滚去，撞到夏挺起的乳头上，然后摔向石阶，石阶上就盛开了一朵朵水花……

爱新觉罗倒是轻闲，被八个人用道具精心制作了三天三夜的中国式的棺材抬着，在三部机子同时对着夏时，只有一部机子对着棺材。他在里面悠闲自得，一个人躺在很中国的棺材里。沉倒不沉，道具用的是北方传统糊篋箩的方法做的。爱新觉罗躺在里边还能闻到那种发酵的臭味。爱新觉罗觉得道具不太负责任，那天摄制组租来的大院套里突然多了几口大缸。爱新觉罗不解地问：“怎么华人后裔也爱吃咸菜？”道具笑了。

“这就是你的不懂了，鬼城不只有小咸菜，你知道华人后裔不就向往着中国的大红棺材吗？最少晾上三年五载的上等的好木材，一个钉子也不能用，全部铆的，结结实实地等着装自己的百年。那叫踏实，跟做人似的恐怕这是华人后裔做梦也想不出的踏实”。

爱新觉罗说：“你就别讲古董了，那这缸干嘛用？不会用它装我抬上山吧！”

你想哪去了？这是传统的做篋箩的方法，将破纸壳废纸、臭鞋烂袜子之类什么的，放进缸里，然后加上剩饭水俗称泔